



中央

陆天明

桑那高地的太阳

I 247.5/
207

68644

桑那高地的太阳

陆天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责任编辑：何川江 章仲锷

桑那高地的太阳

SANGNA GAODI DE TAIY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5}{16}$ 插页 2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620

书号 10019·4165

定价 2.45 元

序

王 蒙

我为陆天明写成了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受到了好评而颇感欣慰，我知道，他的写作道路、人生道路都有点曲折，他不容易。

文化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了举世瞩目的大事，“知青题材”、“知青作家”成了专门名词，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占一席地位。与此同时，人们似乎忘了早在六十年代早期，就有一批“老知青”，自觉自愿一心革命地去了边疆、去了最艰苦的地方，他们同样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锻炼、自己的幻灭、自己的希望，同样也是、也许更是可歌可泣可叹可记的。陆天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中国青年，中国作家都注定了要面临更多的歧路，经受更多的“审察”考验，付出更多的代价，有时候也要流更多的汗（包括热汗和冷汗）、更多的泪和出更多的洋相。天明也一样。悲剧在于他的这些泪、这些汗流得淌得还怪认真的。这一类的教训和被教训大概是不愉快的，但也是特殊的“文学课”。天明终于又用了许多年的时间解放了自己的文学创造力。他的作品填补了“老知青”的空白，也算是完成了一件“历史使命”。我还

2023/08
曾经几次提醒他不要写得那样文绉绉、那样滞重、那样书气呆气。看来这次写得活多了。

天明的经历是沉重的，他的作品充满一种历史与社会的沉重感。他可以这样写下去，但有一天他也会超越一下的吧？不论在生活还是在文学上，总还有一种比沉重的叫苦连天更镇静、更辉煌也更超脱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力量，智慧和良心的力量，生活的力量，也是文学和艺术的力量啊！

写下去写下去，一脑门子官司的你，不是也会渐渐地获得对于这样一种力量的自信了吗？

我们毁灭。我们永生。我们消失。我们再现。我们寻觅、颤栗。我们呼唤：谁会是我们？我们到底又会是谁？

太阳，让大地燃烧起来吧……

——《新编创世纪》序

—

假如白的是雪，那么，黑的呢？

到擦黑那会儿，他说什么也要往回颠了。干部股张股长劝不住，只得由他走；一头绵绵地笑着，一头鼓起笼在蓝旧棉袄袖筒里的手，指指他那身稀脏的黄棉袄裤，问：“这一身走夜路怕不中吧？待我上家去给你取件皮大衣……”

他没要。不好意思。说实话，他这会儿也没那份心思去在乎窗外那点轰轰轰认真较上劲儿来的狂风暴雪。一待马爬犁拐过场部水房，再回头瞅见小个儿的张股长拉灭了股里的电灯，缩脖子驮一件剪绒领的黑布面皮大衣，捏住左右两片忽忽地挣着直想飘去的衣襟，用小碎步紧着往后头家属院出溜，他还笑了，并用力踹了头前那匹油黄色的儿马一脚。

……出场部，两厢一抹漆黑。林带先是稀疏，尔后便出现一轱辘截一轱辘截的断条；再尔后，只见残的土埂、残的树桩和被雪埋住大半拉身子的苇子草。如不是夜晚，这时，旷野便能一览无余。但这会儿却只能感到风的硬，劈头兜脸地压来，但声音倒不似先前那般喧嚣，反而低沉浑沌。天呢，倒是越发旷达空阔，灰白的地皮起伏、涌动，好似跟风雪一起向自己身边奔汇而来……

暴风雪整持续了一天一宿。起昨几个，高地西北厢就翻腾开来。一大片直上半空的吓人的深灰色的烟幕，向着只配长些秃头秃脑的梭梭柴的沙包群压去；逼进到羊马河的那瞬间，撞住场

部子女校十二间教室里忘了关的窗玻璃。哐哐唧唧，唧唧哐哐，一阵又一阵碎玻璃碴的声音在拂晓前那阵寂静中，久久地久久地颤栗，叫黑暗中佝缩在被窝里的人惊炸。场部招待所后身伙房上的铁皮烟筒管被哐唧一声吹折。兽医站的草料堆被呼啦一下扫空。屠宰场圈羊的木栅栏嘎嘎吱吱被推垮半拉。三支渠渠帮上十几棵蓝花海碗口粗的旱柳咔咔嚓嚓、连根带土、七歪八斜倒一片。高地上，那弃置了百十年的古驿道不见了。干涸报废的采油树不见了。稀稀落落而又极为古老的胡杨林不见了。夏窝子不见了。兵站不见了。道班房不见了。黑不丘丘、脏不稀稀的交通食堂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所有这一切等等种种都让位给了那一片白、那一片灰的和黑的、深的和浅的、暗的和亮的、飞动的和冻僵了的白……

但他高兴。虽然冷。场里发给的黄棉袄和从上海带来的短围巾，这会儿都跟纸片儿似地不顶事。简直跟光着身子似的。颧面冻得跟生牛皮一般硬实，早觉不着疼了。他一刻不肯让早已精疲力尽的儿马蛋子有稍许的懈怠。张股长告诉他，场部想调他到政治处帮工。他的心扑腾：住机关，面向全总场工作！！一股巨大的喜悦伴随着种种可以想见的憧憬，深深攫获住了他。自己又要迈出一大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步的意义不小于他从上海走向桑那高地的那一步。如果那一步只是表明某种开始，那么这一步便证明他确实已经在这条路上踩实了。才一年，不，确切点说，才八个月，十九岁的他又迈出了一步！他马上给上海街道党委的老顾和区团委的书记李萍琴各写了一封信。他俩是他入党的介绍人。他要向他们汇报，让他们也高兴高兴。但两封信都没发走。走到场部邮政所门口，他没勇气把它们投进那只掉了许多块漆斑的铁邮筒里。赵队长肯不肯放他到场机

关来，还很难说。自打外头有风声说场部要调他，赵队长就一老咬定：你这会儿就想去住机关，太早。心别恁活，老老实实跟我在试验站再待些年。你放心。我没恁大的闺女，不会死拽你在试验站，做我倒插门女婿……

再待些年……依你说，我还得在你身边待多些？我到底还欠什么？怎么还显得稚嫩？是不能说所有的活儿我都会干了，更不能说所有的苦我都吃遍了。我也从没想说我这会儿就能跟你这样的老干家比肩。我知道，我跟你，在各方面都还差着十几二十年的一段距离。但能因为这些，就不放我走？一年来……就算是八个月吧，所有的事实难道不都已经充分证明了我肯吃苦、能吃苦，是决心要在羊马河干一辈子的。干一辈子，就得不断朝前踩出几个漂漂亮亮的脚印。那脚印让人看着，得觉得是石匠凿的，而不是懒牛在烂泥地里稀稀拉拉蹒跚的。这次场部从上海青年里只调用了我一个。我是全场四千七百九十五个“上海鸭子”^①的总代表。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出去试一试？我们出了上海市门，向西都敢走这一万里，你怎么就不能放我再往外走这一二十公里？我这是去场部。你当我是去劳改队呢？！

一路上，谢平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准备回去后来说服赵队长的话，默默地做着种种慷慨激昂的演习。好几回眼角都热热地湿润了，甚至哽咽起来。

离开上海前，他在上海团校集训了一个月。结业前，区团委书记李萍琴专门去叮嘱过他：今年全市被批准光荣支边的一万六七千名青年里头，只有你们四五个是党员。我们和兵团来接收和护送你们的同志商量过了，要把你放到上海青年最多的羊马河总场。其用意，不用我细说，你也该明白。希望你不要辜负

^① 农场老职工对上海青年的戏称。

了上海党团组织的期望，在青年中发挥你应有的作用。要对全总场四千七百多个伙伴发挥作用。还有什么地方比场部对我更适中呢？赵队长，你能明白我吗？

……爬犁子驰近试验站。黑暗的暮云正在这片洼地上空聚合。赵队长的家住在站部后身的一个小高包上。谢平没进站部，径直向小高包驰去。

路况极糟。爬犁子颠跳得很厉害。这达的路面，交错散布着许多冻硬实了的辙沟。这些辙沟好深，一到夏日下罢雨，便积满没处去的碱水，黄黄的跟牛尿一般。干了旱了，又似粉坊、磨坊的底脚，起老厚一层灰面子，经不住车马一蹙，便纷纷扬扬地撒土，叫路近边的林带全蒙上层萎黄和窒闷。任你什么车的驾驶员，稍不留神，都能在这达把底座的弹簧片颠断。谢平这时只能紧紧拽住皮缰绳，控住儿马蛋子。

油黄色的儿马蛋子口吐白沫，歪拧过脖，把灰蓝的眼珠斜支到后眼梢，恨恨地瞪谢平。谢平把皮缰绳拽得太狠。它要不拧过脖来，那粉红色的稀稀地长着些黄茸毛的唇角真会被铁嚼勒出血道。

这时，猛见得从林带里蹿出一高一矮两个人。他们先在马头前三四米的地方张手喊叫“停下停下”。因为离得太近，谢平又冻僵木了，一时没反应得过来。马爬犁噌地一下便过了他们跟前。要不是他们躲闪及时，儿马蛋子还真踩住他们了呢。

“谢平、谢平……”赶上来气喘吁吁、奋力一把逮住马嚼铁，连连喊着的，是谢平的副手、青年班的副班长计镇华。随后一把拉住爬犁子后梢，恨不得斜躺在雪地上，用全身力气拽住向前滑行的爬犁子的，则是青年班记工员龚同芳。他俩已经在这儿等

了好大一会儿了，脸冻得青白黑紫。

“场里派人来抓……抓……抓赵队长……”龚同芳从地上一骨碌翻起，没等站直，便跪行着扑到谢平跟前，扒住他的双膝叫道。

谢平起先没听懂这话，紧接着便觉得浑身一胀，无数汗珠一起往外滋。他真想踹小龚一脚，再啐他一口。冰天雪地，就跟我开这么个玩笑？但小龚眼角里分明滚着惊惶的泪珠，双手扒得那么紧，以至叫谢平冻麻木的膝头隐隐疼痛起来。

“瞎嘞呢?! 胡说八气!”谢平迟疑地反驳，同时斜过眼去打量一贯稳重的计镇华。镇华拉住马笼头，不知所措地站那儿，把自己的脸贴住马的脸，瑟瑟地抖。

那么，这是真的……逮捕赵队长……谢平觉得自己也瑟瑟地抖了起来，竟再也制不住。他把皮缰绳撂给小龚，想下爬犁，穿过林带，直接奔站部去。但不想挣扎几次，都没能从爬犁子上起来一点儿。

“你怎么了?”镇华和小龚一起喊道。

“腿……”谢平使劲用拳头捶着冻成木棍似动弹不得的腿杆，慌急地叫。还是镇华先镇静下来，卸下套具，牵过马，跟小龚一起用肩膀头把谢平搁上马背，尔后用力给了几马蛋子一树条，冲着疾驰而去的谢平背影喊叫道：“你快去呀，赵队长非得要见到你，才肯跟场政法股的人走呢……”

赵队长，你到底怎么着了……

站部门口围挤住好大一群人。儿马蛋子在人群后头猛仰起颈脖，坐住后蹄，急煞住，谢平便哧地一声跟个木墩似地从马背上砸到雪地上。他没爬起来。他也爬不起来。他根本没想到要

爬起来，赶紧用手在地上支起上身，便迫不及待地人们给他闪开的一道窄窄的空档里去寻视赵队长。八个月来，是你带我们青年班在劳动。一直是你这个四七年的老兵、前总场党委委员、前鸦八块分场副场长、羊马河最早一个机耕队的创建人、全桑那高地头一个拖拉机驾驶员兼机车组组长、技术最好的老家伙、黄河边拦羊出身的“臭小子”……在带我们劳动。你是为了我们才调来试验站的。你在试验站不兼任何职务。你只是我们青年班的“教师爷”、我这个青年班班长的班长。我们只知道你曾经为了点什么被免去了所有的职务。你并不愿意来当这个“青年班班长的班长”，来往站部后身小高包上那个黢黑黢黑的地窝子。我早觉出场部有些人不喜欢你。今天下午我问过张股长，如果赵队长不放我来场部，怎么办？张股长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抬起头，先不回答，却从眼角里放出一种很奇怪的神色盯住我，似乎想竭力鉴察出某种他早有所猜忌的什么来。过后才淡淡一笑，并叫我大惑不解地长喘口气答道：“我看不必跟赵长泰说什么了吧。我们已经跟站领导打过招呼了。”真怪了，要调我离开试验站青年班，怎么能不跟你说一声？我当时心里就紧着打鼓、犯楞。现在他们又要抓你走。为什么对你竟然也要用到……用到“抓”这个字眼？！

……赵队长在站部门口两条疙疙瘩瘩的阶沿石上站着，身后还站着两个政法股的助理员。其中一位，背着支步枪。赵长泰看到谢平从马背上被颠下来了，但没去搀他。等青年班女生组组长裴静静和班里年岁最大的马连成等人忙去扶起谢平后，才对政法股两位助理员中那位不背长枪的说了声：“我去跟谢平打声招呼，啊？”也没等那位颇有些尴尬的助理员表示点啥，便照直走了过去。

人们完全被这意外的事件震慑住了，惶惶地怀着某种惊恐，同时又潜意识地庆幸自己没犯到政法股手里。有人在小声叹息。唯有一坨子人声息全无地沉默着，他们便是青年班几十个娃子。

“你答应那个张万鹏去场部了？”赵队长问谢平。虽然有站部办公室透出的那点昏黄的马灯光，还有雪地的一些反光，谢平还是看不清赵队长脸上细部的表情。也许是阴影太重的缘故，他觉得他双颊下陷得厉害。黑胡茬恹长。使不见他才两天一个夜晚的谢平觉着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瘦去好些。还没给戴铐子。但也没戴手套。两片大手就那么光着，垂耷在腿的两旁。一只手里还抓着他那顶黑布面尖顶的狗皮帽。虚开薄薄的大嘴，露出很长而又很不整齐的牙齿。牙根根脚里都让烟油渍黑了。问完话，嘴唇依然翕张着，微微尖翘起上嘴唇，那样专注地盯着谢平，等回话。

谢平只是沉默，开不了口。他心里乱极了。他只想知道，眼门前正在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但这会儿又能问谁？

赵长泰也没再追问。为了避免这一时沉寂给所有在场人带来的紧张、难堪和不安，他斜过眼去看看在人堆前头嚶嚶哭泣着的老婆渭贞和八岁的大女儿。十岁的大儿子建国脸色煞白，懂事地搀扶住他妈。这么冷的夜晚，抢出门来送他，建国他却只穿着件夹袄和一条破单裤，拖着一双并不配对的旧棉鞋，在瞪大的眼睛里流露着恁些跟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和困惑。赵长泰早就跟渭贞商量过，再咋地吧，也得该给儿子买双囫圇鞋了。虽说十岁还不能正经算个人，但也毕竟十岁了。在子女校大小还是个少先队干部。老让孩子蹬着爹或妈的旧棉鞋过冬，也实在叫孩子在同学老师跟前挂不住脸。孩子自己也说过：“妈，下一回

食堂里分大肉，我那一份额就别领了。看到明年能凑够双跑鞋钱不。给我买双白的……穿双毡袜也能过冬。官的！①不信，你试试！”啊！白跑鞋。儿子，我对不住你……

赵长泰再回头看看青年班的丫头小子们，歉疚地笑笑，并用他干裂的嵌着许多油泥的大手抹了一把自己的瘦脸，叹口气。青年班的那一帮子却把头都低了下去，仿佛立马要被押走的是他们而不是他。这使他的背好象突然罗锅了，随着一阵痛绝的颤栗，他脸颊微微抽动起来，整个身子不易被人察觉地晃动了一下。一阵哽咽从胸膈底里涌来。为了压住它，他拧转头，恰巧遇见谢平正凝对住他的视线。谢平见赵队长回过头来了，忙向他伸过只手去。赵队长却没对应地伸手。政法股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脚冻得也实在难受。因为坐吉普车来的，都没穿毡筒。有一位翻毛皮鞋里甚至都没穿毡袜，只好在一旁直跺脚。碍着赵长泰这么个老熟人的面子，他们又不便紧着催，就故意跺得背上的长枪在大腿根上磕碰，响出许多串啞啞啞啞，去提醒老赵。这些，赵长泰心里自然有数。他再没说话，只是去重重地拍了拍谢平的肩头，又看了他一眼，尔后一低头，从人群闪出的那条夹道里朝吉普车走去。上了车，他们才给他上了铐子。谢平忙摘下自己那副黄军布面的连袖长皮手套，撂给计镇华，叫他赶快跑去交给赵队长。

人群渐渐散去。唯独青年班的人还呆站在黑魆魆冷嗖嗖的天底下。雪光所反映出来的林带犹如一堵厚重的狱墙。站长教导员劝青年班的人回屋去歇着。谢平要带镇华、静静和班里的几个团员去赵队长家安慰渭贞嫂。教导员把他拉到一旁，埋怨了

① 官的，土话，即“一定的”。

他几句：“你已经是场部的人了。咋恁不注意影响？渭贞的工作，我们站领导会出面去做的。你还是把你那一伙伙安顿回宿舍……”

后半夜，风平雪霁，四下里异样地安宁。月光从云缝里漫出，把一绺绺修长而清晰的树影一折一弯地铺排到青年班男生住的半地窝子的土墙和泥抹的房顶上，也落到了窗户纸上。谢平自然是睡不着，又不敢翻身。稍一动弹，身下用红柳把扎的床铺，便会咯吱咯吱。又一会儿，计镇华悄悄撑起身，叫他，想问问赵队长的事。镇华刚一开口，地窝子里几乎所有的红柳把子都不约而同地咯吱起来。谁也没睡着。谁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谢平就没敢应声。他能跟他们说什？他自己到底又知道多少？！他早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在这世界表面的宁静背后，还有许许多多事情是他们所远不知道的。有的，也许就这么掖着藏着遮着盖着、露一点又不露一点儿地永远也不会让他们知道了。他明白，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跟许多老职工一样，在铁锹和砍土钎把上磨硬茧皮，晒黑油皮，但难道因而也会跟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样，便从此再不会、也不敢去过问那些别人不想让他们知道而实在又是应该知道的事情了吗？……

赵队长临被带上吉普车前，那么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头。他注视自己的眼神，那一刻里变得那样温和、那样迟疑、那样心事重重、又那样的……那样的充满了某种令人困惑的难言之隐，同时又不无自嘲和愧疚。他的有力的手掌从自己的肩头顺着自己的胳膊往下滑溜。滑落得那么缓慢，与其说它是在滑落，还不如说它在抚摸，似乎是要透过这迟涩的接触，要传达给自己某种至关紧要的叮嘱……

他要告诉我什么呢？

谢平怔怔，觉得赵队长那只指甲盖大得出奇、也厚得出奇的手依然在他的胳膊上抚摸着，是那样沉重。周围已经是很安静了。连红柳床也不再咯吱了。唯有月光，依旧是那般的清亮、寡淡、悠远……

二

过一天，谢平到场部去报到。带走了他从上海带来的全部行装。说起来也挺简单：一个灰蓝色的断了拎把的旧帆布箱，一个裹着条廉价毡毯的铺盖卷，再加一个网线袋，装着零七八碎日用品和两捆小说书。就这些。全带上了。干部股通知要全带上，他就全带上了。因为“全带上了”，青年班的伙伴们就认定他不可能再回试验站了。头天晚上，男生女生都到他那半地窝子里来了。先是男生，又吃又喝；各人把自己从上海带来的罐头都开了。谁也不说一句谢平走的事。喝晕乎了，敲脸盆。后来听见门外窸窸窣窣老有声音在响。谢平开开门去看，见裴静静带着所有的女生站在月光地里，一直不好意思进屋来。“祝贺你……”静静真诚地伸出她那胖胖的冰凉的小手。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教英文的。哥哥在清华当助教。她考了两年上海外语学院，就是考不进。也真怪。

第二天黑早，扫雪。吃罢早饭，青年班全体得去场院里码苞谷，还要抽几个男劳力去脱粒，所以，都不能远送，只得高矮不齐，一字排开，站在屋檐下，目送谢平，并一口长一口短地呼出许多条白气。每人一副粗布手套。站部后身的小高包上，戳着几个灰淡的人影。不用问，便知是渭贞嫂和孩子们。在这几点灰